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八講



各位朋友，今日繼續跟大家探討這個《菩提資糧論》，這堂是第八堂，我們繼續處理旁通餘義這部份，這個丙二，丙二分開丁一、丁二。丁一講四處來做菩提資糧的法體，我們講完了。上一堂，星期四那晚，就講到丁二了以四無量做菩提資糧的法體。四無量裏頭又分開兩部份，先講戊一的四無量當中前慈悲喜三無量，那下一節才講戊二，四無量心那個捨無量心。慈悲喜三無量，即是這首頌，「大悲徹骨髓」，即是菩薩是發了大菩提心的人，他對所有眾生應該產生大悲心，大悲的悲力量，除了是我們切膚之痛之外，還深入到骨髓。大菩提那種大悲，是眾生的所依來的，好似父親是兒子的所依，「如父於一子」一樣，獨子一樣，他悲憫一切眾生，好似一個父親悲憫他的獨子一樣。那第二部份，這首頌文的下一部份「慈則徧一切」。如果是講慈無量，就講對一切眾生，給予他們的喜樂、慈愛。

第十、九頌就是講喜無量心，喜就是要去普度眾生，使到眾生能夠常持念佛功德，和聽到佛那種神變的事跡，而能使到他們產生喜、產生愛、產生喜、產生受、產生淨，會產生四項事物，這個反應，使到他們得到愛、得到喜、得到受、得到淨，這樣就叫做大喜了，大喜即是喜無量心。我們上一節是講到這裏了。那今日就繼續講這裏，頌二的，我們已經講完了，即是甚麼叫做慈？甚麼叫做悲？甚麼叫做喜？甚麼叫做捨？但是捨字的解釋就跟《菩提資糧論》有少少差異，這個捨，我們先不要理會它，因為未講到捨。就回頭去講《講要》，《講要》即是呂澂先生，對這個慈悲喜捨的看法。

那呂澂先生說，慈悲喜捨這個講法是依《大智度論》來講，又叫做四無量心。四無量又叫四無量心。四無量對四無量是攀緣，四無量「所緣不同」。緣就不是真的攀緣，就是因為你行四無量的時候，是不同那個修行者，他所為的目的有差異的。他的目的就是對境，對境是所緣，所緣是對境，怎樣不同？他就舉例：「初業菩薩」，業即是初發大菩提心，發大菩提心都是業來的，是純善業。你發了大菩提心，就是初業

的菩薩，是初心的菩薩，或是初發意菩薩，如《解深密經》說怎樣怎樣？初發意即是初發心。

這個初業菩薩就是初發心菩薩，這個修行四無量，就與眾生為緣，而行無量。目的是為了普度一切眾生，所以他修四無量。因為緣是目標來的，以他們做目的，為了要普度所有眾生，因為為何要發大菩提心？我能夠證得涅槃、大菩提，要使到所有眾生都能夠入涅槃，就能夠得大菩提。於是要利他，行四無量要實踐你的願，你發菩提心的時候，你要有願，這個願是普度一切有情。現在你行四無量心就踏出、實踐你普度一切有情的大願。所以就「以眾生為緣」，即是以眾生做目的，而修這個四無量心。那麼地上菩薩有些不同，地上菩薩有經過發願，又經過福德資糧、智慧資糧的修習，又經過加行位的修習，然後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那麼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時候，他自自然然是普度眾生，不需要勉強去做的。那些菩薩怎樣呢？這些菩薩是地上菩薩，地上，大家都熟悉，不是地上的地，是十地的地，即是十地初地以上，地上，初地以上那些菩薩，「以法為緣」，法是真理來的。

教法，佛的教法，於是成就佛的教法，圓滿佛的教法。而去行這個四無量心。都是有為了目標的，有目標的，成就法。成就一些教法，實踐真理，而行四無量心。但「諸佛如來」行四無量心是無目的。不是為了甚麼目的而行四無量心，因為他們又不需要為滿足某些教法，根本已經滿足了。他們普度眾生，根本是他們的職志來的，不是職志，根本不能夠成佛。所以「諸佛如來，則無緣而自然行無量」心。無緣即是無目的，那我們經常聽的無緣大悲就是這樣意思解釋。無緣大悲即是你實踐這個四無量心，大悲是四無量心的一種，是嗎？大慈大悲，大喜大捨，四無量心的一種，實踐這個大悲，即是四無量心，是無為甚麼目的。是自自然然而行的，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；止乎其所不得不止。」

四無量是這樣的，即說發四無量心可以行四無量心，地上菩薩又可以有四無量心，乃至成佛之後的四無量心，都是四無量心，不過他們的目標有點不同、動機有點

不同。地上菩薩的動機就是普度眾生，不是!地前菩薩動機是普度眾生，地上菩薩成就法，真理相應。佛是無目標的，自然一定要這樣的做法，差不多是機械反應，好似鏡一樣，你有像在鏡面前就會照出來，鏡子不懂思想，「那個人醜陋，我不照；那個人美麗，我就照他。」這不會的，是自然照出。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用僧肇的說法，這樣是無緣的。不需要為了甚麼目的，無緣的，諸佛無緣而自然行無量，這個很特別了。呂澂先生這種講法是值得我們了解的。那這個第一節，呂澂都有分開 a、b、c、d、e 很多節的，接著呂澂又講下面了，慈悲喜捨，是依觀待眾生的眾生現境而講，即是眾生是怎樣，現前某些眾生，我就施以慈；某些眾生，我就施以那個悲。某些眾生，我就施以喜；某些眾生，我就施捨。是對現實來講的。是現實的境來講的，不是定，不只是在定。呂澂先生講這個四無量心本來是定來的，即是我在定中修行，在定中想的，慈要怎樣?一切眾生，我都是給那個喜愛他，是嗎?

對他關心，使到他生活好，使到他高尚的喜悅，不是低下的喜悅。這樣的時候，本來是定中修行的，但是《菩提資糧論》所講的慈悲喜捨不只是定裏面，是實踐的，是現實來講的。是對現境來講，「觀待眾生現境而言」。他在下面解釋了，將慈、悲，一個消極、一個積極的差異來講了。他說那個菩薩觀眾生是被三毒所燒，三毒，大家都知道，是貪、瞋、癡這三種根本煩惱，亦好似毒一樣，煎熬你，好似火一樣那樣去燒你、煎你，於是苦了。對於菩薩，覺得怎樣?覺得很傷心，於是很「悲徹骨髓」，悲憫之情是從外而內那樣直接入到你身體裏面，有切膚之痛，不止切膚之痛，還有切骨之痛。於是，透徹，徹者透的意思。透去我們骨的裏面，於是會這樣想了，菩薩會「思拔其苦」，思考如何除去你的苦，那這個悲就偏於消極拔苦那邊講。

由於苦，所以拔苦。他無苦，何須拔他的苦?那些無苦的眾生，你不需要拔他的苦，於是消極了，他有苦，你要拔他的苦。至於慈呢?又是積極的，為何?他說「有些顛倒眾生，(他們)以苦為樂」。以苦為樂，譬如好似他去打麻將那樣，就吃了糊，贏到非常開心，結果「爆血管」，那他贏了錢的時候，吃了糊，為何會「爆血管」呢?太開心的時候，他引起了痛苦。其實樂的本身就是懷著，含著苦的根源的。因為樂完

了，它就會變做苦。譬如你約了同學，有日很開心那樣，去打球贏了，即是比賽，很開心是樂。但是同學各散東西，你懷念以前，跟那班同學打球時，得勝那種開心。現在無了，現在開心完了，當下完了樂就變了苦。因此，就是李後主以前幾開心，做皇帝，「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。」即是痛苦，樂含有樂的完結就是痛苦開始。

眾生就不知道，追尋名譽的樂，錢財的樂等等，錢財散的時候，就變了苦。股票由七千點急速升到一萬幾千點，很厲害，但是又很急速地跌下去，它又好似曇花一現那樣，很多人破產，你就樂了，升到一萬八千點，還不快樂？但是好景都會無常。無常就會苦，因為苦裏面有行，金錢、名譽等等是最快樂的事，但是不知道這個追求，已經是埋下苦痛的計時炸彈。這個計時炸彈會爆發。有些眾生是這樣，他們不願意捨離這些以苦為樂的事，追尋名利，他不肯捨離。那些菩薩都喜歡快樂，但是菩薩愍之，希望得到勝樂，希望得到比較他們那種樂轉化苦的殊勝些樂，即是樂不會消失，比較久遠些。境界比較高些的樂，這個樂是甚麼呢？這樣就可以捨劣取勝了。捨劣等的快樂，去追尋名利的快樂，是劣等的。

即是轉眼成空的。他取勝，取甚麼？涅槃的快樂，「究竟安隱涅槃」的快樂，不會變了無涅槃的。你證得涅槃，就永遠有證得涅槃。涅槃的樂就常樂我淨，就不會轉眼成空，埋下苦的根。苦的種子，不會的。所以在佛教來講，這些樂才是真正的樂。是常樂我淨的樂，顛倒的，執苦為樂，現在到佛的時候，清淨的境界，樂就是樂，不是苦，常樂我淨。「無常計常，無我而計我。」即是計苦為樂，染計為它為淨，這樣的時候就是顛倒。使你看清甚麼是顛倒、甚麼不是顛倒。如果不顛倒的話，樂就是永恆的樂，譬如你得到涅槃，眾生得涅槃，得涅槃的時候，所有煩惱銷毀，他不會再有苦了。

苦的根源是煩惱，你無煩惱，哪有根源？你能夠銷毀煩惱，就是得到真的樂，這是殊勝的樂。是勝的樂，追尋名利的樂是劣的樂。這兩種樂是不同的，那就教導他，

使他獲得究竟安隱的，隱字叫穩，安隱的涅槃，這個就是常樂我淨的真樂。這個慈就是「偏於積極與樂」方面，這個與樂是給予快樂的意思。剛才講就是去苦的悲，悲是偏於消極拔苦那方面，是一個消極性。所以，這個這樣的慈就不是對一個眾生講，是對所有眾生講，所有眾生都顛倒，他們執苦為樂，無常執為常，染就執為淨，無我而計我，這樣是顛倒。現在不讓他們顛倒，讓他們得到真真正正的常樂我淨，這個是勝的樂，不是只指一個眾生，是所有眾生。這個對象不同。

龍樹就在《大智度論》就說，《智論》即是《大智度論》，他說：「以慈為主。」慈悲的慈是放第一的，但是《菩提資糧論》裏面，亦都是以慈為最主要，因為慈他說甚麼？慈則徧一切，徧一切，剛才的頌「慈則徧一切」。因為徧一切就對所有眾生發揮作用。悲只是對某一小部份眾生發揮作用。因為他們受苦中，那些眾生感覺到苦，感覺到生老病死的苦，你才去拔其苦。但是，慈不是，他們不知道自己苦，他們以為快樂的，即是眼前的快樂，但是眼前快樂的眾生，我們對他們慈，我們不是拔他們的苦。就給予他們殊勝的樂，那麼知道，所以就著重，不論在《大智度論》，或者《菩提資糧論》，都是著重積極的意義方面。

佛教很重視積極意義方面，這處就處理了慈與悲的差別，一個是積極的、一個是消極的。而佛教的精神是積極與樂，消極拔苦是不得已，但是都做。最好就是與樂，不能與樂，就見到苦才拔苦。大喜的意義，他說大喜的意義，「大喜之意，餘處說」，即是在第二個地方解釋就有些不同，它解作隨喜，即是別人快樂，我替他開心，隨喜功德，這叫慈悲喜。但是這處不是隨喜的解釋，何解？他說「此中(的喜是)念佛」，念佛是「八念之首，以示眾生可欣之境。」這樣叫做喜，喜是引導眾生念佛，欣賞佛的功德，覺得心中喜悅的。這樣才叫做喜。念佛是指甚麼？念佛是定的一部份來的，因為有八念，我們經常有八件事是記憶不忘的，念是記憶不忘。

我們要念佛，即是我們要繫念佛的功德，不要忘記，念法是對佛的教法，繫念不會忘記。念僧是有聖者是教導我們佛法的人，我們繫念不會忘記。念戒、念捨、念天

這些不用講了，天即是行十善，是嗎？我們知道我們行十善，就會生清淨的天界。又念出入息，即是我們修禪定，呼就知道呼、吸就知道吸，這八念是定來的。即是修定，即是他們修安般守意，安般守意即是呼吸就知道呼，呼就知道呼，吸就知道吸，就不會忘記的，不會忘念、不會失念。一失念的時候就散亂，你就不在定中，你呼就知道呼，吸就知道一個剎那、一個剎那，相續下去，已經是定來的。這是定的一個前奏來的。念死，對死亡的事情應該經常繫念在心，所以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，打仗的人分分鐘預備死的，知道分分鐘預備死亡。一個壯士、一個志士，譬如汪精衛去殺攝政王，預了死，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

已經預死，「志士不忘在溝壑」。作為佛教徒都是不怕死，因為分分鐘準備死，對死的情況清清楚楚，死不要緊，轉輪而已。他會再次來這裏或他生極樂世界，但他對死不用驚懼。有一個很著名的作家叫金庸，金庸對人講：「我信了佛，有甚麼好處？好處就有一樣，就是不怕死。」他自己講的。有一次，他坐飛機，飛機降落時有問題，每個人都驚慌失措，他就坐到很定，不覺得驚懼。飛機繼續降落不到，飛機失事，飛機失事不能講笑，十居其九、八九十幾 percent 乘客都會死亡的。他就沒有害怕，念死根本準備死，分分鐘都會準備死，不用怕的，年輕會死、中年會死、老年都準備死的，念死。這個不是佛教如此，儒家都是分分鐘念死的。

你看儒家記載人死前的情況是怎樣的，很詳細的，佛在雙樹林怎樣死，都記載得很詳細。孔子怎樣死，記錄得很詳細。發夢的，「今看兩楹奠，當與夢時同。」兩個楹下面，即是兩條柱，他坐在那，他發夢臨死的時候，後來真的這樣死，都是這樣死。曾子要死，曾子臨死的時候，要換的，不要美的，要樸素的，因為不合我身份，美的東西給我是不合的，儒家很詳細記載他們怎樣死，佛家都很詳細記載怎樣死。東方哲學是這樣的，東方哲學經常都有憂患意識，對自己有憂患意識，對所有眾生有憂患意識。經常置之死地而後生，經常念死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，誰人講的？道家老子，「投之亡地然後存」，他都是念死的，即是不論道家、不論佛家、不論儒家都是念死

的。這個很特別，對佛的功德，念即是記憶不忘的意思，不是念名稱，念不是誦念的解釋，這個念字的意思就是記憶不忘，是清清楚楚繫念不忘的意思，現在你口念的時候，都繫忘不念的意思。當你口念的時候，你不忘聲音。這處念的時候，不只是聲音，念佛的功德，他(佛)怎樣發心、佛怎樣成道，是嗎?他怎樣去說法度生?他怎樣無邊功德盡未來際?就是念這些事，繫念不會忘記。

這個時候就「示眾生」繫念甚麼呢?「佛之形相莊嚴」，示現讓眾生聽，讓他們知道，佛有三十二種大人相、大丈夫相，有八十種隨緣好，即是《觀經》，《觀無量壽經》，十六種觀，是嗎?生極樂世界的時候，你初初(看到)西面有一個太陽，有海觀、又有陸地，一步步行上去，一個怎樣莊嚴，十六種，《觀經》有講十六種觀，一樣可以這麼做，不是只念名稱，不是只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、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不只是這樣的，是要觀過去的，整個莊嚴的相觀到他的。所以《般舟三昧經》，般舟三昧甚麼意思?

三昧是定來的。般舟是佛現在前面，就叫般舟。佛整個像現前的，整個像顯示，《般舟三昧經》就是修定，修行到你念的佛在你面前顯現，就不是念名稱那麼簡單。持名念佛是第一步，最初級的，最後的實相念佛那個才是真的，佛的法身跟你相應，這個就叫最高的念佛。現在他講這個是觀像念佛，現在都不是持名念佛，講明是示佛莊嚴的形相的時候，這個是觀像。念佛有三種念佛，是嗎?持名，只是念名號的，這個就是最低級。觀像是第二級。實相即是真如，證到真如，就是證到入佛那個體，即是佛是真如為體，你又以真如為體，我們要證到真如為體的時候，我跟佛是同體的。

當下同體，其實你這個就是真正的念佛了。你本身就變了佛，佛的境界，你已經到達這個境界了。示現兩件事，一件是佛的莊嚴的形相，接著，還要顯現出佛那種無邊度生的功德。這樣去念佛，有那麼多東西念。如果這樣的時候，你很開心，因為你將來都是佛，你一樣有三十二種形好，三十二相、又八十種隨好，你一樣有的。聖人有，佛即是聖人，你亦都有。「你亦人也；我亦人也。」他能夠做到，我應該都能夠

做到。不過遲早問題。只是一個遲，一個早的差異，其實一樣。我的生命跟佛的生命是一樣，怎樣才能成佛呢？念佛，你一定成佛。

你能夠發心去念佛，你就一定能夠成佛。只是對人無少少的慈悲，那些人一定是無種性有情。如果你對佛那種功德和形相，懂得欣賞，已經是一定可以成佛了。不需要妄自菲薄，座上聽講這個《菩提資糧論》一定能夠成佛，一定有佛功能。否則你無，你是不喜歡聽的。因為菩提資糧，根本不喜歡得到大菩提，我怎會研究大菩提心，是怎樣發、怎樣得大菩提資糧？不會的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甚麼是菩提資糧，即是你一定有成佛的功能，這件事是百分之一百。為何無端要講起念佛呢？即是繫念，有原因的。因為佛初初教人不是念佛，是教人五停心觀裏面那個甚麼？不淨觀，是不淨觀為主。不淨觀和念佛觀這兩種，為何在不淨觀之外，還要講起念佛觀呢？

這個是一個道理，道理就是這樣，我使到眾生心裏頭很喜悅，能夠喜悅。因為通途或者常途是怎樣呢？是講九想的不淨觀、不淨相，即是九想想不淨。而念佛觀是繼這九想想不淨而修行的，九想想不淨又是怎樣想呢？有甚麼不好？講一講。九想先講，貪欲多的人，就要修這個不淨觀的。男身修女生、女身修男生，你最喜愛的人，你最欣賞的人，他最終會死亡，死亡的時候，他肌肉的顏色變青、變瘀，於是青瘀相，你這樣觀。那些肌肉就會膿爛，那就膿爛相。膿爛的時候，就有一些蟲咬他，於是那些蟲就會噉相，噉即是咬，被蟲蛀。被蟲咬了就會腫脹，本來很窈窕，現在變了很腫脹。高大威猛，現在變了「肥佬」，就會腫脹。腫脹就會有一灘血，於是有血塗想，腫脹會爆了血，軀體爆了，於是血就流出了。於是血塗想，其他未爆的都爛了。好了，於是就是壞爛相。壞爛相，壞爛、壞爛極的時候，完全見不到肌膚，整個軀體完全變了一灘東西，即是無軀體了，變了敗壞相。

接著就有兩種講法，一種譬如將它來燒，燒了就甚麼都沒有，變了灰，如果不燒的時候，那些肉爛的時候，餘下白骨，於是有甚麼？骨想和燒想。白骨流光，無東西了，於是只是一排的白骨，白骨的時候，(白骨)相將它放大，放大白，白到遍滿整

個宇宙。從一個人講，一個人活生生的人，他難免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死就是這樣的變化，這個叫做不淨觀。不淨，不淨觀的時候，九想的時候，就有一個缺點，使到心理很容易消極的。心意消退，於是佛初初教人不淨觀的時候，就有很多人自殺的，因為生命無甚麼意思的。今日我貌若天仙，又高大威猛，但是曾幾何時你跟他一樣，又青瘀、又膿爛、蟲噉，乃至到白骨流光，這個途徑，每個人都會遇到。由於這樣的時候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未成佛的時候，做太子要出家，因為見到有人死，老病死，那麼就要出家。由此就消退，沒有心機修行，是嗎？

快些完了這一生就算了，乃至死、乃至自殺。常至自殺，修那個白骨流光的不淨觀，於是，後來佛說大乘的時候，就教他們不想這樣事了，你想得太消沉、意志太消沉，轉過來，念佛定門，修這個念佛的定，使到他們變成各種的相，就有念佛定，就念相好，念三十二種相怎樣好、八十隨形怎樣好，這個指念佛的形相，其實就是念佛那三十二種大人相，和八十種隨形好。但是功德，我們上次講，我們講第一念佛那個形相莊嚴，念佛莊嚴就是講三十二種好、三十二種大人形相，八十種隨形好。至於佛的功德又怎樣呢？用功德來講，就是佛的神變和十力等，十力、四無礙、十八不共法，下面講，今堂要講完這些。

今堂，希望將佛的功德，最扼要地將佛(功德)做一個簡略的介紹。這些是念佛的德用和果德，和佛的業用。因為神變的目的不是顯現自己的威風，而是要度生，利用神變去度生，就講佛的功德、佛的神變。這些講十力、十八不共法、四無量、四無畏的功德諸法。因此你一定這樣觀那個佛的時候，念佛的時候，能夠「奮發有為」，你會勤奮修行，你更加實踐慈悲喜捨去普度更多眾生。「足(以)補九想之偏」，九種不淨觀是偏，引致你消極、消沉的、退轉的。你快些，退轉到的，快快證了阿羅漢就走人，是嗎？這個是小乘人，小乘人退轉，小乘人不會修行至三大阿僧祇劫的，搞不來的，要生生變一灘血水，白骨流光，他們忍不著了，打算快些修行完就算了，快些走人，這種不是大乘精神。每個人(修行完)就走，其他眾生，誰人普度他們？無人普度他們，你無悲心，那麼大乘的精神就不是這樣的，沒有這麼快走人。於是，就「奮發

有為」，繼續堅持下去，修菩薩行。那麼就「補(以)足九想之偏，起沉厭之念」。這樣能夠補足了。如果你由念佛角度來到喜悅的時候，證明你一定可以成佛的。

所以下面了，呂澂先生有一段文字，他說《大智度論》有一個譬喻，人們暈了的時候，就不能夠分辨生或死，最好要拿鞭打他、拍他，「鞭抽其身」，而那個身體腫紅了，有知覺，這些人可救度。而沒腫紅，你鞭撻他，他都是白的，即是死了。因為腫紅即血仍會流行，鞭撻死屍會不會紅？不會紅的，即是說這個人如果昏沉，不知道救不救好的時候，最好就鞭策一下他，看他的肌膚會不會紅，會紅即是血在流行，暈了，暫時還可以救。人都是，如果人念佛，原來念佛的功德、神變，稍有喜悅，知道這個人佛性未泯，將來一定可以成佛。念佛可以測試人，測試你有沒有佛性。如果你教他念佛的時候，他覺得喜悅，他覺得佛那種功德莊嚴，是值得你喜悅的，你有佛性一定可以成佛。如果你覺無趣的，你是快快地走人那種，即是無成佛的功能，你屬於甚麼？你的種性是甚麼？那個是聲聞種性或者緣覺種性，甚至是無性有情。即是無種性，即是不能夠解脫。如果教他念佛功德的時候，佛的莊嚴形象，你就覺得喜悅，即是你是有佛的種性，你是可以成佛。

這個部份就是呂澂先生將整個慈悲喜捨來講的大意，捨未講，是將大乘的精神發揮出來。接著就是看釋文了，是自在比丘的悲無量就講了，「如果(若諸)眾生入生死險道、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(諸趣)，(或者)在惡邪見網」，墮入邪惡見網，網是形容詞，形容一個惡見的網。那個網，墮落了走不出來的意思，人有邪見，或者跌入稠林，或者受愚癡的稠林，即是有些人是很愚癡，愚癡到好似一個林那樣，困著你，讓你不能夠走出來。有些人「行邪徑非道」，行一條邪路，愈走愈遠，不是正確大路，「君子行不由徑」，不會行邪路的。這些人好似甚麼？「猶如盲闇」，那些人好似在惡見之網，在愚癡之林、邪道，這樣的時候，就好似盲眼人。他就會「非出離中，見為出離」，他那些修行的方法，不是能夠出離生死的方法，就以為它能夠出離。譬如我在吃一些大麻，麻醉一下自己，幾爽，於是我得到無量快樂，以為透過大麻可以出離。因為吃了大麻，飄飄然，但是這個不能夠，他以為能夠。

乃至他相信了其他教，甚麼神殿教或其他，好多不正確宗教的，他以為它們的出離的。以為出離，實在不能夠出離的，「非出離中，見」，見為執，見字是動詞，執著它以為是出離之道。「為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惱諸賊執持」，入了愚痴之林裏面，於是人愈走愈遠，「去佛意遠者」，離開佛的心，愈來愈遠，離佛的心愈來愈遠。對這樣的眾生怎樣呢？這些人走錯路，十人九錯路，你產生悲心，即是悲，這個是宗教的悲，除了宗教悲，他的生活都有悲，譬如被人的車撞到，你都要替他叫救護車救他，固然應該要這樣做。除此之外，還有這樣的悲，並不是說有人見死不救，見死都不救，只是顧他怎樣解脫，不是的，佛教不是這樣的意思。佛教說一般的悲心之外，還有這樣的悲心，見到人走錯了怎樣呢？

那就要發大悲心，這個大悲心就是由外面反映入來的，因為眾生這樣、這樣，映像由外而內反映，由外而內反映，「穿於自身」，好像這個反映由外而內，而穿過自己身體，入於這個皮肉及筋骨。「徹至骨髓」，一直深入至骨裏面，這種悲心是這樣。為眾生生出，為一切「眾生而作依處」，即是說做眾生的所依。所依是甚麼呢？是令到眾生得以得度，使眾生由此岸到彼岸。即是將正確的佛理，介紹給他聽，使到他知道以前那些是稠林來的、那些是一個見網來的、那些是非道，不是正道；這個是邪道，不是正道；這個是邪徑、不是正道。知道的時候，給予他一些正法。那麼這個就是你的得度。

「如是生死曠野、險難惡路」，在那裏的眾生，將他翻轉，「置於一切智城」，一切智最少就是小乘阿羅漢所證得的智，一切智之上，再證得甚麼？一切智智，加上菩薩證得的道種智，修到道種智，那麼這種智就比喻城一樣，路就是風吹雨打，城就可以躲避風雨。即是你能夠證得一切智智，或者道種智，或者是一切智智，就好似一個城堡那樣，你可以避風雨，即是安穩了，使到你安穩。他用了比喻，全部都是比喻，曠野比喻、惡路比喻，而這些是壞的，是不理想的那個途徑。而理想的、好的一個能夠安頓的生命的地區，這個地區用城來比喻。「置於一切智城」，一切智的城，

用城來到倒轉，去比喻一切智，這個比喻就是很特別的修辭方法。譬如時間之流，其中的流是修飾時間，比喻時間，不是時間修飾流，時間之流是時間好似流水一樣，是一個比喻法，就將比喻的喻體在前面的，那個喻依在後面，很特別。譬如月兒像檸檬的時候，像是比喻，即是檸檬比喻月光的暗淡色。這個比喻，我們叫做明喻。但是這樣的表達之法，特別的，有暗喻，還有甚麼？暗喻就將比喻的喻體、喻依走在一齊的，就不明顯的。這個就是特別的喻，將城比喻一切智，表示一切智使到能夠安頓、安隱。又可以使到你，置於，放你入去一個城裏面，城內有一個宮殿，是嗎？

那個宮殿置於「無畏之宮」，放在無所畏懼的大殿裏面，又是可以避風雨。就不需要在曠野來到走，「匪兇匪虎，率彼曠野」，不需要的，都是比喻。比喻你得到正當、正確、適當的安身之所，這個是悲，這個是宗教上的悲。那麼舉例，變了這樣，對眾生，他們就走錯了路，我悲憫他們、我用佛法去引導他，使到他得到涅槃、得到解脫，來到譬如長者，年紀大又有學問、又有地位，又有仁，給孤獨長者，給孤獨長者。他唯有一福子，接收福，而得到獨子。而兒子「而遭病苦」，他就生病就覺得、產生痛苦了。這樣的時間，長者會怎樣呢？他就「愛徹皮肉，入於骨髓」，那個長者就愛錫兒子，起悲憫之情，他由外面入到皮肉，再入到骨髓裏面。他只有一樣想，甚麼都不想，他只念何時得其病癒。他只想一樣，用甚麼方法可以醫治好兒子的病。菩薩一樣，醫治眾生一樣，當眾生是受苦的，受各種的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各種苦。你就好像他們是兒子一樣，你甚麼都不會想，怎樣拔他們的苦呢？好似長者拔他唯一兒子的苦一樣……

悲無量了，「悲亦如是，唯於苦眾生中(而)起。」那些不是苦的眾生，不需要起，那些他已經無苦了，真正無苦，他知道那條路怎樣去修行。那麼他不會苦了。不需要悲了。那個兒子很開心去打球，身體又健康，智慧又增長，你就不會悲了。你不會擔心他的。那就對這些眾生一樣，有些眾生有苦，你才要悲。慈又怎樣呢？慈無量。這個悲無量是指質講的，即是人的質量講的，心用悲憫之情，這種情是無可量度，悲無量。慈無量除了從質講之外，還從量去講的，是(對)所有眾生講的，是有少

少不同。慈無量，「慈者遍於一切眾生」，對所有眾生，一視同仁的。「又復慈故，於諸眾生得無礙心」，因為你慈的緣故，對所有眾生你都一視同仁，不會妨礙你的。跟你一樣看法的，你的心不會受阻撓，給予你的慈愛，給予慈愛就無東西可以阻撓到你，無東西妨礙你給予慈愛的心識的現起。但是悲就不是，悲就是相對地，「悲故，於生死中無有疲厭」，如果你有悲心，你在生生死死，你都不會厭倦的，你繼續會流轉生死下去。流轉生死何解？因為普度眾生那個悲，普度眾生的，拔眾生的苦。你是願意流轉生死的，不會有厭倦的。這個就是悲。

悲就是生死裏面，你都願意流轉生死的，目的是要拔其他眾生的苦，而不覺得疲倦的，這個是悲。悲與慈有些不同。慈發出去的時候，無東西能夠遮擋你的，妨礙慈的所愛之心顯發。有些菩薩因為慈心增長的時候，對自己的快樂，不會執著的。一見到眾生的快樂，你自己都快樂的。但是這些快樂你不會執著的。你執著的時候，為了自己的快樂而慈，這樣是無意義。不需要的，即是慈都是為了使到眾生開心，我自自然然快樂，不是因為我要快樂而慈愛眾生，調轉了不對。目的就是要慈愛所有眾生，慈愛眾生，自然我會開心，這個是 by product 來的。不是主要的目的、目標，主要目標就是讓眾生得以快樂，這個就是主要目標。

「不著己樂(而行慈)」，這個叫大慈。所以大慈後面一定要般若智。如果無般若智在後面，怎能夠說你的快樂，完全不要緊，是所有眾生快樂，你就快樂，不會的。所以後面一定要有般若，三輪體空的般若智才可以。即是所有眾生得到快樂，不執著實的眾生得到快樂，你給予眾生快樂，你不會執著你是一個給者。你使到眾生得快樂的時候，你得到那個果，你又不執那些果。如果執那些果的時候，又是為己。是嗎？為己樂而行慈，這個行慈就不是為自己，不是為自己福德的果而行慈的，那這個就真正的大慈，這個是無目的，希望無目的，因為初發心菩薩他的行慈，都是為所有眾生的。剛才呂澂講了的，以甚麼為緣？以眾生為緣而行慈。怎樣行慈？行四無量。地上菩薩就以法為目標而行慈。佛就根本無緣，不需要目標，不需要目的，無目的。如果你能夠不著自己的快樂而行慈的時候，這種慈是大慈。

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大慈。觀世音菩薩何須為自己得到某些福報而行慈?不需要的,是嗎?如果是觀世音菩薩這樣行慈,那些不是大慈,你說他大慈大悲的時候,他一定不是為自己的目的,不以自己為目的,以一切眾生得到安隱、解脫,那他就覺得開心,這個就是大悲。那如果悲增長又怎樣?悲心就相對來講,在其他地方,我就將那個文字調了,特別去對比,慈與悲比對。當悲心增長的時候,你願意怎樣?你甚至捨棄自己支節,肢就是上下兩支,上兩支、下兩支,你的軀體。你能夠捨棄你的軀體,乃至捨棄你的生命都可以,那樣就生大悲。這個很難做得到的,那些地上菩薩就能做得到,我們上一次都舉過很多例了。即是好似龍樹菩薩便做得到,那個王子,是嗎?他就不能夠繼位,他母親就教他,就找龍樹菩薩,他有辦法,龍樹菩薩去自殺的。他太不得死,他不可以死,故自殺而死。用吉祥草就割了頭而死的。這樣就捨棄生命,頭都是支節,捨棄支節而成全其他人。佛以身飼虎,是嗎?

大家都聽過這個故事?又是捨棄他的生命,這個就表示大乘的精神,大乘是不怕犧牲的精神。因為他捨棄了,不要緊的,捨棄了,來生又有的。根本整個宇宙就是你的財富,你用之不竭,取之不盡,用之不竭的。你的生命又是不能斷,你執著才斷,你的生命不斷的,永遠不斷的。你又願意流轉生死,那就不會斷了。那麼就捨棄生命無所謂,地上菩薩、又八地菩薩,他們根本無分段生死。這個是假現象來的。他們只有變現生死,用願的生死,即是我喜歡生多久就多久,上一次我們講了。那些力的生,他喜歡生多久就多久,生一劫又可以、生十劫又可以、生一百劫都可以。你要生,便給你,我又發一個大願去第二個地方再生過,沒有所謂,即是他們有本事,修行到這個境界。他就可以捨,大悲的緣故,悲憫他。可能他都痛苦的,即是他斬頭下去都不會不痛的,但是他都忍到痛的,他都願意的,為了拔眾生苦,我願意受苦。

這樣的心,即是佛教徒不會去搞亂社會的、不會興風作浪的、不會叛變的。因為他所有的苦,最大的苦莫如捨棄生命,捨棄生命他做得到,其他捨棄金錢、捨棄名譽,一定做得到。名譽重要,名譽是第二生命,第一生命是你自己。第二,第一生命

都捨，何況第二是生命，所以一定可以的。普通人就不可以，亦都不好嘗試好似提婆，將眼挖出來，挖出一隻、一隻，因為你挖完出來，你無……提婆就是多多都可以，挖完一隻，再挖第二隻都可以。因為你修行到一個境界，你可以這樣挖。你無的時候，你就要想想，你挖了一個，就不能夠再看經，擔心可能度不到其他眾生，就不能夠再挖了。因為你的境界就是這樣，你不要超班地去勉強來。但是佛的境界可以，他未到佛都可以捨棄生命，以身飼虎，發一個大悲心。悲的增長就可以這樣的，慈不需要，慈給予他快樂，慈何須要捨棄身體，你又要拔他苦，如果我不是這樣做，他會有很大的痛苦，牠會咬死兒子，所以我被母老虎吃、被虎媽媽吃掉。因為要救那些小老虎，如果不是，牠們一定死。那就有這樣的大悲，這個是悲無量。喜無量又怎樣？

喜無量，如果說是念佛的功德，「於中」……喜無量就是念佛功德，念佛功德是甚麼來的？因為頌文講是念佛功德，是嗎？為何無端有念佛功德？因為解釋那個喜無量。你看回去，因為完全是針對頌文的，頌文說「大悲徹骨髓」，解釋了。「為眾生與依」又解釋了。「如父於一子，慈則徧一切」解釋了。但解釋到悲、喜的時候，即是開第一首「若念佛功德，及聞佛的神變」，能夠喜、能夠愛、能夠受、能夠淨，這樣叫大喜，要解釋這些的。甚麼叫做念佛功德？甚麼叫做聞佛神變？甚麼叫喜？甚麼叫愛？甚麼叫做受？甚麼叫做淨？愛喜及受淨的時候，甚麼叫喜？甚麼叫愛？甚麼叫做受？甚麼叫做淨？要解釋的。

因為它是釋文，那這句解一句的。第一句就解釋了。頌文裏頭講：「若念佛功德者」，若念佛的功德是甚麼？若念佛功德是甚麼？「於中何者是佛功德」，要講。它就說：「謂諸佛世尊，無量百千俱致劫中，聚集（所有的）善根（緣）故」，我就是這樣繫念他的功德。因為諸佛聚集到善根，是多久？在億劫中，是一千萬，因為百，千個億劫當中所聚集的善根。我就要憶念他這件事，我要繫念他一樣，所以我繫念佛。另外，佛就是四不護的，三不護，佛可以怎樣？不護身、不護口、不護意，那就可以不護身、口、意緣故，所以我要繫念佛這些功德。

為何我們可以護念我們的根門？我們護念，即是我們身、口、意，我們身的根、我們口的根等等，我們護念的。我們整天要記著它，不要犯過失，因為你護念你的口，就是口業。惡的口業，即是哪些？妄語、綺語、兩舌、惡語這些不護念就會走出來。身業，你不護念不可以，你不守著你的身根的時候，你會怎樣？你會殺生，是嗎？偷盜、邪淫會產生出來的。所以你要守護你那個身根，意根又是，如果你不守護意根，你會怎樣？你會貪、會瞋，會產生惡見。你守護你的根就不會，佛要不要守護呢？不用，因為佛根本是三清淨業，不需要守護，因為他與般若智同時起的，他不執著怎會做壞事呢？所以佛不需要守護。所以他三不護。特別名稱來的，原來我們在《菩提資糧論》學了很多名稱。

這些基本概念，大乘的概念，三不護，他又講，佛是口不護、身不護、意不護，因為他是圓滿的，他是與般若智相應的。那就叫三不護。他就不會有貪、有瞋、有癡、有慢、有疑等等。然後斷其疑，即是甚麼叫貪？我無所懷疑，我能夠斷的，癡我又無所懷疑，能夠斷的。這個瞋，我無所懷疑，可以斷它的。慢能夠斷、疑又能夠斷。佛是能夠做這件事，叫做「五種應知當中」，能夠將「斷其疑」，斷五種疑。佛的種子就有這些功德。我念佛這些功德，佛能夠斷除一切煩惱，佛又可以，能夠有四種答難，每用一種答難都能夠正確無誤的。於是就叫四種答難當中是無過失。

四種答難，是哪四種？你問佛事情，佛用四種方法回應你，一種是一向記，直接告訴你，這樣、這樣；第二用分別記，如果這樣就會怎樣，怎樣會怎樣，就分開情況去講，就叫做分別記。或者你問一些事，佛不直接答，先問你再去答，譬如我現在修行甚麼法才正確呢？他會先問你學了些甚麼？你講了，他再講現在修行甚麼？有一些叫做捨置記，你問而佛是不答的，即是宇宙是常、無常？有始、無始？有邊、無邊？等等，這些問題，佛是不答你的，佛不答的，十四種無記，即是十四種不答，即是佛運用這四種形式，對話的形式，即是學問、學問，應該又要學、又要問東西的。

你不問的時候，佛都可能不講。佛經有十二部，有些佛直接講的，有些有因緣講

的，有些原因引致問佛才會答的，你問他的時候，佛未必答，有些答，四種情況，一是一向記、二是分別答、三是反問你才答，一是完全不肯答，費事答，你問一些問題無意義的。那你就花時間去追尋，對你有害的。你為了自己修行的成果好，佛是可以不答你問題的。有些問題你自己回去想想。我就不答了，我不懂的，佛沒有不懂的，佛應該甚麼都懂的，是嗎？因為佛未成佛之前，甚麼都學過，沒有甚麼不懂的。但是可以不答你，我們就說謙虛些。對於這四種的答難當中，他完全無過失的。恰如其分的對某些眾生應該地做十四種捨置，他可用就可用。問第二些問題，他不會這樣問的。現在我很痛苦，求你安我心。他又不會捨置，不會替你安心。

那麼又對三十七種菩提分法能夠如法地教授，三十七菩提分法即是小乘，即是小乘修行有三十種菩提之因，分即是因也。菩提分法，菩提……他這處無了分字，其實有一個因字的，它說菩提法即是菩提分法，三十種產生菩提果的因。菩提因即是修行甚麼做因，可以產生菩提。菩提不是大乘有，小乘都有，有三種菩提的，聲聞菩提、獨覺菩提，和甚麼？佛的菩提。所以三十七種菩提分法的時候，小乘人修的時候，小乘都有菩提嗎？是的，小乘都有菩提，但不是大菩提。那個轉依，不是，轉八識為四智那些，是大菩提，有三身三果，這些是大菩提。小乘修的不是大菩提，主要包括大菩提。三十七種菩提分法的時候，我們的時間(有限)，不會詳細講。因為時間不夠，我們不會逐種講，會講一些名稱，第一種是四念住、四正勤(即)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加上起就是三十七種，你自己加一加。四念住，你知道的，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」，但是這種講法，在原始佛教就有一些不同於大乘講的四念住。

小乘人真正是《雜阿含經》所講的四念住就說「觀身」就足夠了，淨不淨另一個問題，即是說對身淨不淨，你要仔細一些觀察，你要觀察淨不淨，行住坐臥，你都要秒秒分分都要清清楚楚，這樣叫觀身，不只是淨不淨，觀一切身的行，你都要知道。受，觀受是不是苦，都不止，快樂都要觀，苦又觀、快樂又觀，即是如實地知道你的受是怎樣。觀心又怎樣？如實地知道心怎樣的想。如實地知道宇宙萬有，法是宇宙

萬有，它的存在狀態是怎樣，都要明明了了知道。它本來是這樣的，你不相信，看看《阿含經》，黃家樹先生的導讀，有一段文字，所以黃家樹的導讀真的不錯的，他顯示出大乘後來解釋的四念住，與原始佛教解釋的四念住是有些不相同，哪個解釋得清晰？

原始佛教那個更清晰，要求多些，你觀身的時候，不只是觀身，不只是觀不淨那麼簡單，你的身還有很多東西，除了淨不淨之外，有其他東西的。其他都要知，你行住坐臥，都要審細清晰。後來禪宗又是，你肚餓嗎？你要食飯，是嗎？有饑就去食，是嗎？睏就去眠，睏即是累，累即是睏倦，睏倦就要睡覺。很多禪，禪就是這樣，禪就是當你肚餓就要食飯，當你疲倦、眼睏就要睡覺，你聽我講書眼睏，就要睡覺。這樣是對的，這個是觀身，觀你自己的身與心，是觀察中。即是分分秒秒都照顧到。舊時顏世亮先生修禪宗，他教我們，他說步步為營，每一樣行為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知道，就是禪。不起執著，是明明了了、清清楚楚，你現在眼睏，知道是眼睏，我去睡覺；現在是肚餓，我知道現在肚餓就去吃東西，吃東西，清清楚楚。但是你死撐的時候，不是禪，你的心沉醉了，煩惱其他的事，在夢裏，不是禪。所以甚麼是禪是這樣的解釋。用比喻，用現實生活比喻。這個是四念住，四念住是這樣講這一種，其他你自己看下去吧。三十七種菩提分法要講一兩小時才講到，那麼多，三十七種法，每一種(講)五分鐘，都要五(分鐘)乘三十七，幾個小時。在這處先不講。下面有講，你不用擔心。

會後面……因為你要成佛，你成佛的時候，你要修資糧，資糧一定要懂得這些法。因為你不修，但你要教人，你要知道別人修行，即是你不是修小乘法，但是你要知道小乘法。你不修禪宗，你要知道禪宗。你不能夠說不知道禪宗的東西，不可以、不應該。我是漸修，我不是頓悟，但是你漸修，都要懂得頓悟。你不懂得頓悟的時候，你根本成不到佛，你未完成你的菩提資糧。因為菩提資糧是成佛，佛是甚麼修行方法都要知道的。他不知道怎叫成佛？其實這三十七種菩提分法，能夠教授所有眾生，適當眾生能夠學習到三十七種菩提分法。現在大乘都不反對三十七種菩提分法。

大乘都可以修行的，於是佛就是如實地教授，我就知道佛這個功德，繫念佛的這個功德，心就會產生喜悅，那麼是喜，喜是這樣解釋的。

又有十二分的緣生，即是十二有支，即是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，那十二種，因為我熟悉故很快念到。這些十二有支的還滅觀與那個流轉觀，佛是怎麼？「因緣覺故」，他能夠因不同的緣去使到人醒覺，使到眾生(醒覺)、使到那些修獨覺乘的眾生，引導他去觀十二因緣，讓他醒覺。這些就是佛的功德，所以我們要繫念清晰。那麼就有那些「教」了，教眾生九分教，本來有這種講法的，於是教九分教。教甚麼九分？教眾生九種的教法，即是十二分教減了三種，就是九分。但這處講九分，第二個地方講十二分。即是經教當中分開十二大類，又有人分做九大類。佛有時間在某種地方講九大類、某地方講十二大類。九分教又謂之甚麼？「契經、應頌、記別、諷頌、自說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希法」，這些是佛很清晰去教授、教誡弟子的。甚麼叫做契經？大家很熟悉了，即是說散文的經典。甚麼叫做應頌？即是回應那些散文的經典，做一個總括的，做總結的。即說完一篇散文，作一首偈，將它做一個相應於那個契經而寫成的頌，就是應頌，應是相應的意思，相應契經而做一個總結的頌。即是大意用一首頌總結。

記別，記別即是授記，即是說弟子，「你何時成佛。」「你的佛號叫做甚麼？」、「你的淨土叫甚麼」，那是授記。諷頌亦是頌，諷頌叫做獨頭頌、孤起頌，即是與下文可能無關，把所有開始的頌，將所有的說話放在那裏，獨頭出現的、孤起出現的，就不是散文了，是用一首頌總結。一開始就有的，這個叫諷頌。自說，有時候要眾生問佛，他才答。要有因、有緣，佛才答。有時不是的，佛無端會講一套道理給你聽，這班眾生、這個弟子可能某些因緣成熟了，佛見成熟了，就講一套道理給你聽。那就是自說了，不問自說的。本事就是佛，當他過去世與那些弟子互相探討學問，那些行意，行為，即是弟子那些所行所為，以前是未成佛之前，就記錄起來，這叫本事。我們的 story 叫本事，以前看戲的時候，有本事的，即是說電影的大

意，summary、story 在這裏，本事。取佛經的，原來本事是這樣的，那套戲的大概情節講甚麼的，叫本事。那現在無了，現在一切電影無了，舊時一定有劇、戲劇有一個本事讓你看。本生是佛未成佛之前，他怎樣修行，過去的。

方廣就是大乘經。希法就是那些佛的神變，很稀奇的神變，miracle。耶穌都有講神變，五餅二魚都是神變，都是希法。對佛教徒講，不稀奇的。你問我相不相信五餅二魚？我相信五餅二魚，我相信，絕對相信的。佛都能夠做到的，很多菩薩都能夠做到的。佛對這些九分教是怎樣的？我能夠完全記憶不忘的，知道清清楚楚，佛是有這些九分教。這樣又有四無量心，我又會清楚記憶，這處不是四無量心，四種住持，然後具足。佛對四種住持都能夠完全做得妥當，妥妥當當、圓滿成就。我對佛、對四種住持都能夠圓滿成就、都要繫念不忘的。那麼四種住持是甚麼？就舉了。譬如好似修布施、持戒、善心，這些就得到生天的天住持。就算佛都能夠隨時生天的，他一定要布施圓滿的、持戒圓滿、善心圓滿的。如果我們修布施、持戒、善心，我們也生天，佛一樣可以生天。

如果你想梵住，就是生在梵天的時候，即是生去清淨的世界，你就修四無量心的就會得到梵住，住在清淨世界。佛亦可以修四無量心，我剛才講慈悲喜捨不只是凡夫做的，佛都有做，佛是怎樣？佛是無緣而做、無緣的大悲、無緣的大慈、無緣的大喜、無緣的大捨、佛一樣能夠做到這些。佛都一樣有梵住。他一定能夠梵住。那一種叫做聖住，聖住就是聖者，即是地上菩薩以上或者是見了道、證了果的小乘人才可以。就是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門，能夠修行修到空解脫門、無相解脫門，無願解脫門，你就得到聖住，佛又能夠得到聖住。因為為何？空、無相、無願門，不講了。因為一切法是不實在的，是緣生的空。無相，因為一切法，如果你證得諸法實相的時候，所有相都是虛妄的、不實在的。無願，既然一切法空的，所有相又是假的時候，你無起一個願求去獲得甚麼。

但是你說甚麼都不獲得，連果都不獲得，你就獲得果。但是你不願求得果，我

無去願求得阿羅漢果，自然有阿羅漢果證得，那就無願。無願又叫無作，我不會造作一些行為，有意去獲得某些果報。這個很高超的，普度一切眾生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無作。我不會執著這些眾生是我度他們的。度他們有甚麼好處，我不會想的。這個用很高的境界，如果你能夠這樣做，你是聖者來的，即是聖住，聖住持，住持在聖位。那如果你得到大定，佛的定叫做首楞嚴定，這個是佛的大定來的。如果你得到首楞嚴等等無量三昧，不止一個，很多，三昧即是定，能夠整天產生住於首楞嚴定裏面，三昧裏面，三昧即是定，samādhi 是定，你能夠得到佛住。佛就能夠得到。這四種住，佛的四種住持，佛就具足了。我又繫念清晰，我能夠對佛的四種住持是清晰、清楚知道的，知道故我的心是會開心。使到眾生又知道，使到他們又開心。

那麼得四無量故，這處再講四無量是那四種住持中一種。佛又得到，完全得到四無量成就，我又繫念清晰，知道佛是具有這些功德。佛是能夠滿足六波羅蜜多的，六波羅蜜多能夠修行圓滿，因為六波羅蜜多是六地那些菩薩，地上菩薩六地修行圓滿，因為佛都經過第六地前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地的，乃至十地的。他又圓滿，我又繫念清晰知道，佛的六波羅蜜多是圓滿成就的。那麼又說菩薩的十地，對十地菩薩的教法，所有菩薩教的十地修行，他又圓滿的。於是我又知道。又之後，使到十地，教化十地，使到圓滿，又使到出家五眾圓滿，佛能夠使到出家五眾圓滿。

譬如比丘，使到比丘修行，使到他能自淨修行。比丘尼，又使到他能夠修行的。這個式叉摩那，這個就未做比丘尼之前，有兩年的觀察期，使到她是否真真正正能夠做比丘尼。做比丘尼跟比丘不同，比丘不用被觀察的，他要發心做比丘，就替他剃度。但是，比丘尼，佛初初不喜歡，不是不用喜歡，不准那些女眾出家，因為很多問題不能解決。那弟子就勸佛，(女眾)才能出家，佛就制定很多關於比丘尼那些戒。比丘尼的戒多過比丘戒很多，我們說三百比丘戒，五百條比丘尼戒，不是五百，是幾多，我無數。可能四百幾。即是說多很多的。(女眾)未做比丘尼之前觀察，試用期，不是試用期，是觀察，是否適宜做比丘尼。那時候她都會受一些戒，這個式叉摩那，式叉摩那是她的名稱，式叉摩那就是這段時間觀察，她是否能夠真真正正受具足戒。

受具足戒就變了比丘尼，受具足戒，她(式叉摩那)未具足的，即是她的戒不夠。因為用這幾條戒、式叉摩那戒都不能夠守，比丘尼戒怎樣守呢？就勸她不要出家了。不要出家。因為大乘不一定要出家，出家亦可以、在家亦可以。大乘所講，不一定要出家，那他可以出家、可以不出家。對於有成就那些、成滿那些沙彌，沙彌即是未受具足戒那些的年輕人出家、沙彌尼那些女眾、年輕女眾，二十歲之前的，又未受具足的那些小孩子、青年人、少年人。

佛能使到出家五眾能夠成滿，又清楚知道佛的功德，使到出家五眾都能夠成滿。又四無畏，佛具有這些智德，這些智慧和修養，能夠得到四無畏。四無畏說法的，佛說法的時候，因為他具有四種無畏。所以他能夠無往而不利，說法的時候具有哪四種無畏呢？第一正等覺無畏，即是佛自己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一切智智，所以說法能夠無畏地解決問題的。第二，佛本身是漏盡無畏，即是他由於漏盡，漏即是煩惱，一切煩惱銷毀了，所以他說一切法是清淨的、圓滿的。所以說法可以無畏地說法。佛又可以怎樣？障法無畏，障道之法，即是佛知道甚麼法可以障礙正道的，圓滿之道，甚麼法能夠障礙正道的，於是，所以說法的時候，教人去除障，所以他說法可以無畏地說法。一種叫做出苦道無畏，道是智慧，他具有一種智慧能夠把你出離痛苦，出離生死流轉的，教你一些方法，他是圓滿掌握那些方法，如何出離生死而證涅槃。

所以他說法的時候，能夠掌握這些出離痛苦此岸，而達到清淨解脫的彼岸的智慧，所以他能夠說法無所怖畏。那四無畏是這樣解釋，是指佛的修行那個德性，性德，他具有這些的性德。所以他能夠說法，是無往而不利的。其實不是他能夠，九地的菩薩差不多都可以，四無礙解，差不多可以做到這些。不過就不是所有漏盡，是差少少。因為正等正覺未完全證得，但他們應該是辯才無礙，都可以是無畏，佛連少少那些瑕疵都捨棄了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斷一切所知障、一切煩惱障，又知道甚麼能夠障你正道，又知道怎樣的方法才能夠出離生死，所以說法得心應手，一定成就。

如此說，你值佛出世是很有福德，因為遇到這樣的人，他教你，這位聖者，你就

可以知道怎樣避了障，獲得出離的道，是嗎？道即是智慧，道又解釋為道諦，因為四聖諦裏面的道諦，方法來的，一條路、方法，一條用智慧行的路，你無智慧怎樣行呢？所以出苦的智慧，而行一條正確的道路，行道諦路。四無畏，四種無畏。對四無畏你要繫念清晰，即是你對四無畏清清楚楚，整天都繫念在前，知道的，不會忘念的。佛具有十力，十種力量，菩薩都具有十力，就不是這種十力，是另外再次一等十力。這十力就是處非處智力，處就是甚麼叫對的東西，叫處。非處就是不對的事，佛是完全有一種力量去了解，甚麼是對？甚麼是不對？是非黑白，分得清清楚楚，佛是能夠這樣做，這個是是，怎樣是處？你怎樣做。合理的善事就得到甚麼？得到福報。如果做到惡事，就是這樣無有是處，不會得到福報。本來是這樣的，處即是處，非處是非是處，無有是處。

那麼大概解釋，掌握甚麼叫真？甚麼叫假？甚麼叫對？甚麼叫錯？甚麼叫是？甚麼叫非？甚麼是真理？什麼不是真理？是處即是真理，非處即是甚麼？不是真理。佛能夠清清楚楚辨別的。智，智力，是非、是處、處非處的智力，這種智力是智德來的，是智慧功德來的，那這種智業是很多資料的，因為很多經的名稱不同，又叫做業異熟，智力。業異熟即是智力，做甚麼業得到甚麼果報，做甚麼業就能夠知道甚麼果報。佛是清清楚楚的，某個眾生做了甚麼業，他就知道他自然得到甚麼果報。佛是具有這種智力、是了解的。又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，佛就知道，使到度眾生的時候，他又能夠在定中裏面，就知道修甚麼靜慮，靜慮即是定，靜慮這詞即是定。這就是禪定，禪定可以使到解脫的，獲得等持，即是等至。

佛有這種力知道修行甚麼禪定，就可以獲得解脫，獲得等持或等至。等持講過，平等持心，等持是定來的。等智就是甚麼？除了平等持心之外，平等持心可以散心、定心都可以。但是等至一定是定心，和等持可以有漏，可以無漏的。等至一定是無漏，所以等至是高一級的，是比等持高一級，可以將麻煩降伏而成就的等至。等持未必降伏煩惱的，於是有種智力知道怎樣修定，得到等持、等至。佛的第三種力。佛度眾生的時候，知道「諸根勝劣」的那種智慧，叫諸根勝劣智，即是一看眾生就知道這

樣的，知道一切眾生是利根的，利根是怎樣教，利根是依法、鈍根依人，是嗎？跟著老師，老師講一樣東西，你就跟著做，但是那些利根就不是了，不需要的，聞一而知十的。鈍根聞一知一，聞一而知一半的，甚至聞一而知十分之一。聞一而知一是鈍。即是鈍利是分得清清楚楚，誰人是勝的根、誰人是劣根，佛一望就知道，因為一望就對機，因病與藥，因為不對機的時候，就吃錯藥。所以你聽第二個說法，就可能吃錯藥而不能對治。聽佛說法，一定對機。

因為他具有一種十力其中一種力，諸根善惡，一看諸根就知道用甚麼靜慮、甚麼等等來教你，你就 OK 了。第五種，種種勝解智力，即是要知道眾生，他們心目中意樂甚麼。這個眾生喜歡甚麼，名的；那個眾生喜歡利的；這個眾生喜歡清靜環境；這個眾生喜歡嘈雜的，不嘈不喜歡的，即是知道他們的意樂，他來跟你學習，一眼看下去，他們的目的何在，他的意樂何在，清清楚楚知道的，他具有智慧了解眾生，這個叫做種種勝解，對眾生那個樂欲，清清楚楚知道，佛具有這樣的力量。種種界智力，這個眾生的本質是怎樣？界即是這個眾生後面的本質是怎樣、本性是怎樣的，知道他種種不同的本性。徧趣行智力，就知道這個眾生將來，他會修到甚麼果的。譬如今生過了，來世他會是生天或者生地獄，或者生餓鬼、或者生人間，那就徧知他將來，叫做度生，

對被他度的眾生，究竟他往趣於何？三界裏面哪一界？九地裏面何地？又知道他四生之中怎樣生？他有胎生、或者濕生？或者卵生？

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……」，完全了解，這個叫做徧趣行智。有種叫宿住隨念智力，就透過佛過去的……佛的智慧知道過去世這個眾生，他做過甚麼事，他姓甚名誰？他在哪裏來的？他是天上來、地獄來或餓鬼來？畜生道？前生他是甚麼道呢？再前前生他是甚麼道？佛一望就知道，原來佛那麼厲害，這種是第八種力。還有死生智力，生生死死之間的關係怎樣生、怎樣死，取甚麼果？由甚麼因所種？佛是清清楚楚知道，這個是生死智力。漏盡智力，知道怎樣之後，你所有的煩惱就可以剷除，將會得到甚麼果了。這些力量佛又具有。十力，佛具有這十力，知道佛具十

力，度生就很方便。你對於十力，你繫念清晰，你就得到無窮快樂。講不完，現在講的都是喜無量心，如果你坐在這裏聽都有一點喜悅，即是你仍然是有成佛功能，是活躍中。之後我們講……

-完-